

中國當代秘史

1

毛澤東 的生前死後

香港文匯出版社 編印

第七版

毛澤東 的生前死後

書名 毛澤東的生前死後
封面設計 蘇量
編印出版 香港文匯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道一九七至一九九號
WEN WEI PUBLISHING CO., LTD.
197—199, Wanchai Road,
HONG KONG
印刷 雅典美術印製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4字樓
發行 利源書報社
香港九龍旺角洗衣街245號地下
版次 一九九三年三月香港第一版第七次印刷
定價 港幣四十元 HK \$ 40
國際書號 ISBN 962—374—008—3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毛澤東避難小河村

李彥清

如果說中國革命是一部聲勢浩大、波瀾壯闊、曲折跌宕的連續劇的話，那麼，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爲首的中共中央前委領導的，由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直接指揮的西北野戰軍轉戰陝北，就是這部長劇中平常的一集。李彥清撰寫的《黃土地，紅土地》生動地再現了這場爲時一年零一月又三天、涉及面狹小——僅陝甘寧邊、一百六十萬人口的獨特戰爭的搏殺場面。

一九四七年三月，南京黃埔路總統官邸，蔣介石對陳誠和白崇禧說：“……三中全會就在這個月中開幕，無論如何要在三中全會開幕前，拿下延安。”

延安。王家灣。毛澤東告急。胡宗南七個旅合圍王家灣，中央轉移到靖邊縣地區。

從清晨開始，飛機就順雙羊河南飛來王家灣，繞着紅色山壁飛到王家灣莊子的上空，轟鳴聲連窑洞的窗戶紙都震得“嘩啦啦”響。突然，幾顆炸彈落在河灘上，爆裂聲震破了窗戶紙。

毛澤東佇立在窑洞裡，一手倒插腰際，一手挾香烟，透過窗戶望着從河灘上沖起來的沙石。這時，周恩來跑步進了窑洞，後面跟着任弼時，“劉戡的四個半旅撲來了。”

劉戡的四個半旅撲來

“唔，在什麼位置？”毛澤東急忙走到地圖跟前，一看地圖，便說：“胡宗南想趕我去隴東，……也好，二萬五千里長征，大河、草地、雪山都經過了，就是沒走過沙漠，正好，我們去看看大漠風情，看看邊牆。”他說得很輕鬆。

又是一夜的冒雨行軍，部隊來到天賜灣。

由於白天進村，天賜灣被驚動了，鄉親們拖兒帶女迎到村口，接着又簇擁着他們到各個窑院。他們感到這支部隊很特別，一是電話綫多，二是騾馬多，三是婆姨娃娃多，四是上了年紀的人多。

人們談起這村子，一個老漢說：“胡宗南要消滅我們黨中央。真武洞祝捷大會，周副主席說毛主席、黨中央還在陝北，眼下不知走到哪兒，要是到我們天賜灣，保證平安無事。”

“那爲什麼？”毛澤東問。

“天賜灣是皇上到過的地方，真龍天子封過，我們毛主席也是真龍天子嘛。”

“果真那樣，他就不會叫胡宗南攆得到處跑了。”毛澤東自嘲地說。

說話間，任弼時幾次進窑來向毛澤東匯報，“敵人也向這個方向出動了，估計有二十來里地，估計還沒發現我們。”

毛澤東看一下地圖：“也可能他們是到保安方面去的。”果然，這路部隊是去保安的。可是，午夜兩點，周恩來又來報告，說劉戡的四個半旅從王家灣走山路，到大理河川，正由西往東推進，朝天賜灣來。“這裏離靖邊太近，北邊的敵人也在寧條梁一帶蠢蠢欲動，我們現在腹背受敵。”

“趕快離開天賜灣”。毛澤東本來有點不快，但看到周恩來臉上那急切的神情，忙從牆根拿起那根柳木棍，出了窑洞。

可是出村不遠，翩翩兩騎來得急，跑到隊伍跟前便滾鞍下馬，氣喘吁吁地說：“過不去了，敵人在前面，就像堵了一面牆。”

周恩來說：“先返回天賜灣再說，在這裏太暴露。”

毛澤東坐在他原先住的窑洞裏，柳木棍子還拄在手裏，一副隨時準備啓程的樣子。

偵察員隨時回來報告，公路上全是劉戡的部隊。這就是說他們處在董釗、劉戡的包圍圈內，最好的辦法就是跳出去。毛澤東建

不能有負傷，更不能有犧牲。交待完畢，回過身來問：“恩來，我們往哪裏走？”

周恩來說：“只能邊走邊看，現在我們先向靖邊方向走。”

毛澤東沒說什麼。現在只能這樣。敵人力量太强大了，形勢險惡，吉凶難卜，誰也無法估量後面還要發生什麼情況。

天公不作美。毛澤東剛上路，雨便淅淅瀝瀝地下起來。毛澤東此時年過半百，風雨行軍心力不濟，加之在夜間，牲口不敢騎，警衛戰士要他坐擔架，他又不肯。戰士們怕雨把他激下病，就用一床油布當雨布給他罩在頭上。

天色微明時，隊伍踏上一條平坦的公路，毛澤東詫異地問：“周恩來，現時在什麼位置？”周恩來說：“我們上了綏德通靖邊的公路。”

毛澤東看看天說：“我們不能走了，我也不想走了，找個地方避難吧。”

他們就這樣走進了近公路的小河村。

毛澤東大概剛剛爬上炕，又傳來一陣飛機低空飛行的轟鳴聲，急忙跳下炕來，見周恩來一路小跑趕來，打趣地說：“看來我毛澤東真像一塊臭肉，逗得蒼蠅亂嗡嗡。”

周恩來沒有跟着笑，卻說：“一股敵人已經竄過王家灣了，朝這裡撲來。”

“唔，要盯上了。”毛澤東還繼續說笑。

“小河不能呆了。”

“不能呆我們走！準備往哪個方向走？”

“東邊去不得，南邊去不得，北邊也不能去，胡宗南現在網開一面，我們只能往西走。”

毛澤東面有難色，“胡宗南真要逼我們走沙漠看邊牆了。”

“劉輝山帶領一個排去東山狙擊敵人去了，我們立刻出發。”

顯然，周恩來為毛澤東的安危着急。

又是一夜的冒雨行軍，部隊來到天賜灣。

由於白天進村，天賜灣被驚動了，鄉親們拖兒帶女迎到村口，接着又簇擁着他們到各個窑院。他們感到這支部隊很特別，一是電話綫多，二是騾馬多，三是婆姨娃娃多，四是上了年紀的人多。

人們談起這村子，一個老漢說：“胡宗南要消滅我們黨中央。真武洞祝捷大會，周副主席說毛主席、黨中央還在陝北，眼下不知走到哪兒，要是到我們天賜灣，保證平安無事。”

“那爲什麼？”毛澤東問。

“天賜灣是皇上到過的地方，真龍天子封過，我們毛主席也是真龍天子嘛。”

“果真那樣，他就不會叫胡宗南攆得到處跑了。”毛澤東自嘲地說。

說話間，任弼時幾次進窑來向毛澤東匯報，“敵人也向這個方向出動了，估計有二十來里地，估計還沒發現我們。”

毛澤東看一下地圖：“也可能他們是到保安方面去的。”果然，這路部隊是去保安的。可是，午夜兩點，周恩來又來報告，說劉戡的四個半旅從王家灣走山路，到大理河川，正由西往東推進，朝天賜灣來。“這裏離靖邊太近，北邊的敵人也在寧條梁一帶蠢蠢欲動，我們現在腹背受敵。”

“趕快離開天賜灣”。毛澤東本來有點不快，但看到周恩來臉上那急切的神情，忙從牆根拿起那根柳木棍，出了窑洞。

可是出村不遠，翩翩兩騎來得急，跑到隊伍跟前便滾鞍下馬，氣喘吁吁地說：“過不去了，敵人在前面，就像堵了一面牆。”

周恩來說：“先返回天賜灣再說，在這裏太暴露。”

毛澤東坐在他原先住的窑洞裏，柳木棍子還拄在手裏，一副隨時準備啓程的樣子。

偵察員隨時回來報告，公路上全是劉戡的部隊。這就是說他們處在董釗、劉戡的包圍圈內，最好的辦法就是跳出去。毛澤東建

議，到小河去。萬一不行可朝綏德、米脂方向跑，這兩地近黃河，靠近河東的晉綏邊區，看來毛澤東在走投無路時，只有東渡黃河一法。

“事不宜遲，走！”毛澤東站起身，向斜倚在炕上的江青招招手，江青已疲憊不堪了，眼窩青紫，臉上沾滿了風塵。

不敢走大路，他們只好翻山越嶺，黃昏時分，第二次來到小河村。

第二次來到小河村

這裏的百姓並不知道毛澤東住在此地，只管他叫“李家”。江青無事常和婆婆們一起嘮嗑、說長論短，竟也和她們很融洽。後山下學忠的女兒卜蘭蘭十六七歲，水靈、聰明，很得江青歡喜，來往多了，江青有意收養她，她便管江青叫“乾媽”。江青也常跟蘭蘭娘學針綫活。

一次，蘭蘭娘在和江青一同納鞋底時，蘭蘭娘問：“李家是你甚人？”這是困擾在小河村人們心頭的疑問。

“老頭子唄。”她答得很乾脆。

陝北婆姨不懂得“老頭子”是何意，她癡癡地望着她。

江青向她作了介紹。

蘭蘭娘舌頭吐出老長：“他多大歲數？”

“五十幾歲了。”

“哎呀！”蘭蘭娘吃驚地說：“你咋嫁這麼老個男人？”

江青抿着嘴，很有風度地笑。

蘭蘭娘從江青與男人的年齡差異上，猜測“李家”肯定是位了不起的大首長，在她想來，只有大人物才娶年輕、漂亮，識文斷定的婆姨。於是，她以一個普通農家婦女的心理探索起大首長的家庭生活，還說：“你們吵架嗎？”

江青沒有想到她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抿着嘴，搖搖頭，可是無

開國大典軼事

賈舒雲

有五百年歷史的古都北平，一夜間，所有的城門鑰匙都換了主人。

一天，齊燕銘、周子建等四人拿着周恩來副主席的令箭，連夜坐卡車從西柏坡趕到北平，為黨中央遷入北平打前站。

他們走後不久，周恩來一封電報趕在他們前到了北平軍管會主任葉劍英手裡。周副主席要求打前站的人把中南海先接收下來。

中南海是傅作義的剿匪司令部。北平和平解放後，整個中南海二千餘間房子只有勤政殿住着傅作義的一個連。他們像烏龜一樣縮在那裡，只有幾盞孤燈發出黑漆漆的光芒。

華北軍區程子華兵團派了一個連進駐中南海，他們讓傅作義的連隊放下武器走。

緊接着，齊燕銘等開始佈置清掃工作。這時，懷仁堂已定為政協會議的會場。部隊日夜兼程用卡車往外運垃圾，整整運了三個月。

最後一車垃圾運出了中南海。天快黑，淡紅色的晚霞倒映在中南海的碧波之中，像一條又一條粉紅的小魚。周子建突然看看天安門。他順着長安街，穿過西三座門，站在暮靄籠罩的天安門前，感到強烈失望。

這就是後城的大門麼？這就是皇帝“頒詔”的場所麼？他猛然搖頭。

四壁朱紅色的牆皮在大自然的剝蝕下，片片脫掉，像染着牛皮癬的皮膚病人一樣。鍍着金粉的瓦縫間長出一簇又一簇旺盛的狗

蘭蘭娘見她搖頭，理解地說：“倒也是，你們不像我們莊戶人家，吃不愁，穿不愁，拉屎拉尿有人伺候。”

江青笑了，心想，你們哪能理解我們的內心世界。

就在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蟄伏於小河村時，各個戰場的捷報紛至沓來，毛澤東的心中，晉冀魯豫華東兩大野戰軍聯手大舉出擊敵人的薄弱環節的構想臻於成熟。得意中的胡宗南無法理解自己在一派告捷聲中竟離死期不遠。

開國大典軼事

賈舒雲

有五百年歷史的古都北平，一夜間，所有的城門鑰匙都換了主人。

一天，齊燕銘、周子建等四人拿着周恩來副主席的令箭，連夜坐卡車從西柏坡趕到北平，為黨中央遷入北平打前站。

他們走後不久，周恩來一封電報趕在他們前到了北平軍管會主任葉劍英手裡。周副主席要求打前站的人把中南海先接收下來。

中南海是傅作義的剿匪司令部。北平和平解放後，整個中南海二千餘間房子只有勤政殿住着傅作義的一個連。他們像烏龜一樣縮在那裡，只有幾盞孤燈發出黑漆漆的光芒。

華北軍區程子華兵團派了一個連進駐中南海，他們讓傅作義的連隊放下武器走。

緊接着，齊燕銘等開始佈置清掃工作。這時，懷仁堂已定為政協會議的會場。部隊日夜兼程用卡車往外運垃圾，整整運了三個月。

最後一車垃圾運出了中南海。天快黑，淡紅色的晚霞倒映在中南海的碧波之中，像一條又一條粉紅的小魚。周子建突然看看天安門。他順着長安街，穿過西三座門，站在暮靄籠罩的天安門前，感到強烈失望。

這就是後城的大門麼？這就是皇帝“頒詔”的場所麼？他猛然搖頭。

四壁朱紅色的牆皮在大自然的剝蝕下，片片脫掉，像染着牛皮癬的皮膚病人一樣。鍍着金粉的瓦縫間長出一簇又一簇旺盛的狗



■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進入北平時攝

尾草，門樓堞上的荊棘有人那麼高。麻雀、野鴿、烏鴉一群一群飛進茅草窩裡。天黑下來了，依稀可辨的白丁香和黃刺玫使這裡更像一片荒涼的墳場。

兩套開國閱兵方案

開國閱兵早在七月底就明確了，各兵種確定了受閱人員，很快開始了緊張又新鮮的分列式訓練。開國閱兵的地點此刻還在論證。華北軍區制定了兩套閱兵方案。

第一方案是在城裡天安門舉行，受閱部隊成檢閱式隊列立於天安門的東西兩側。第二套方案在西苑機場舉行閱兵。兩套方案都附有一張部隊位置及閱兵行進路線的詳圖。

兩套方案的優缺點顯而易見。天安門閱兵優點很多，它地處市中心，領袖軍隊群眾水乳交融，場面可以搞得轟轟烈烈，最主要



■ 解放軍進入北平

的是閱兵台可以備用天然地形——天安門城樓，上面可以容納全體政協代表和陪閱人員。天安門周圍的路四通八達，很容易集中分散，閱兵結束後，軍隊可以迅速從市區消失。但是，這裡閱兵的缺陷也是無法彌補的，當日的城市交通要斷絕四小時。更重要的是長安街狹窄，不能按正規閱兵行進分列式，只能橫排通過步兵的八路縱隊，騎兵的三路縱隊和裝甲部隊的兩種縱隊。在西苑機場閱兵可以避開天安門的缺陷，那裡跑道很寬，也沒有阻斷交通的後顧之憂。

更何況西苑機場有一次閱兵經驗，北平部隊為了歡迎毛主席和黨中央進入北平，在這裡舉行了一次萬人觀看的檢閱式。但是，這裡沒有檢閱台，應付小場面的檢閱還湊合，開國盛會就必須搭三兩個堅固的看台，工程大且不說，場面也遠比不上天安門壯觀。這裡距市區較遠，幾十萬群眾不易參加，對擴大共產黨解放軍的影響是個損失。閱兵部隊只有一條跑道可以利用，進出極不方便。

從華北軍區上送的報告中可以看出，論證者的天平明顯傾斜於第一方案，即在天安門閱兵。

這份報告躺在黨中央的辦公桌上，度過了十七個白天。周恩來副主席用毛筆簽署了意見。

毛主席總司令少奇同志閱

日期在閉幕後政府成立之日。閱兵地點以天安門前為好。時間到時再定。檢閱指揮員由聶（榮臻）擔任，閱兵司令員請朱德同志擔任。

周 九·二

劉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畫了一個松子一樣的圈，毛澤東和朱德雖然沒有畫圈，但他們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

距開國盛會只有九天了，厚厚的大會籌委會成立的文件送到了黨中央，文件有大會籌委會會議記錄、大會程序草案和各部處佈置大會會場的預算。

緊接着，天安門廣場的大掃除開始了，那堆多年的垃圾山裝在卡車上拉走了，屋頂上的茅草拔掉，破損的青石路面修補好了，斑剝的宮牆重新穿了一件紅衣。廣場正中石板道上，豎起一根二十二米高的鐵管，比天安門城樓的第一層檐力高，方圓三米的鋼筋混凝土墩支撐着旗杆。這一工程由北京建設局承擔，幾天工夫，終於把鐵管內外的接口全部用燒焊箍緊，油飾一新。滑輪及軸、鋼絲繩也全部各就各位。

軍隊加緊訓練，參加大會的群眾也演練了兩次。第一次幾十萬人集中在天安門，搞得比較亂，誰也不知道誰的預定位置。

北京市工會的小蕭急得沒辦法，有人給他出了一個主意。用白石灰劃出場地，編上號碼，規定哪支隊伍站在幾號方磚上，就由領隊帶着隊伍去找方磚。果然奏效。打那以後，天安門廣場上的方磚就有了編號。

天安門城樓上安裝了一架土電梯，晃得比較厲害。有人說了



■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東主席在西苑機場檢閱人民解放軍

一個笑話，蘇聯專家坐土電梯上天安門，突然停電，蘇聯專家關了半天“禁閉”。

本來，毛澤東是可以坐電梯的，但他沒有坐，祇一步一步走上城樓。這是毛澤東以人民領袖的身份第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這是一塊普普通通的紅綢布，如果沒有那一天的那一個時刻，它也許被裁成衣褲，或者被壓在箱子底，一點一點地霉爛。如今，它靜靜地躺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玻璃櫃裏，紅紅的面頰上，睜着五隻嫩黃的眼睛，四十年不眨一下。

升起第一面國旗

那一天，幾位攝影師看到，天安門廣場成了一塊紅色的湖泊，而那面成爲珍貴歷史文物的五星紅旗，突兀在紅湖上，像一面紅色的風帆。

“請毛主席升旗。”

保存在中央檔案的鋼絲錄音帶上，傳出四十年林伯渠主持大會的聲音。這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現場採製的錄音原稿，沒有經過技術處理，聽起來身臨其境。

大會秘書林伯渠宣布升旗的這句話有一個明顯的缺陷，站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顯然意識到，於是小聲提醒他。

“請毛主席升國旗。”林伯渠又大聲宣布了一次，其中增補了“國”字。

別小看這一個“國”字，旗比國旗的外延可寬泛得多。我們的國旗僅指這一面五星紅旗以及它的同一樣式的兄弟姐妹。按說，這是馬虎不得的。這個小差錯還應該算在工作人員身上，因爲，他第一次的小聲提示就是升“旗”，而不是升“國旗”。幸虧很快就糾正了。

緊接着，話筒裏又傳出焦急的問話：升旗的機關在哪裏？在哪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
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